

蔡青枝的演艺人生

■李郁

196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,小青枝正在地里帮父母栽红薯,忽然,公社的通讯员小刘骑着自行车到地头喊:“蔡青枝,高书记喊你哩,赶快去公社唱戏!”一家人都愣了。一问才知道,公社高书记是个戏迷,和蔡照登是戏友。那两天,县里说唱团来公社巡回演出,高书记就对说唱团的领导说,俺公社有个小妮儿爱唱戏,好唱戏,学戏还快,一听就会唱,唱得好着哩。要是能跟着说唱团学一年,肯定能成个好演员。说者颇有心,听者更有意,说唱团的领导就问能不能叫她来唱一段。高书记赶快喊通讯员:“小刘,去,到大蔡接小青枝儿!”这大蔡村在朱口往南稍偏东十五里处,小刘到蔡家的自留地时,天已半下午了。

自行车带着蔡青枝,飞也似的回到公社大院。小青枝先清唱了几句,高书记安排她吃了饭,就让她和说唱团的人一起赶往剧院。剧院大门朝北,剧场露天舞台不露天。晚饭后,看戏的人聚了很多。乐队调试完毕,说唱团的人都让小青枝先登台唱一段。青枝往那里一站,张口就唱:“棉花白,白生生,萝卜青,青凌凌,麦子个个饱满盈……”乐队闻声跟上。

一段唱完,观众要她再来一段。

她接着就唱:“俺外甥在部队,给我来信……”

有人提出让她再唱一段古装戏。

“恨上来,骂法海,不如禽兽,害得俺呐……”青枝张口唱道。

几段唱段,不仅娴熟,而且不跑调,不凉弦。

说唱团里不知谁说了一句:“她的嗓子听着咋像小铜号一样啊!”

夜戏结束以后,蔡青枝随说唱团回到公社院里,说唱团的领导赵崇义对高书记和大伙儿说:“这妮儿嗓子好,吐字清晰,唱得有韵味。留下来,跟团走!明天回家带被子去吧!”

第二天,母亲给青枝包好了被子。父亲对她说:“妮儿啊,学校老师没少花心血培养你,这走哩,咋也得和老师说个话儿,告个别。”她没说话,真走,还是留恋在学校读书的日子啊。蔡照登带着被子,领着女儿拐到了村西头的学校。教她数学的班主任刘明哲一听青枝是来告别的,连声说:“中,中,青枝是块唱戏的料,要说学戏也不算小了,再晚就耽误了。参加工作吧,找着吃饭的门路不容易,还能学艺,是个机会。以后要好好学习,争当名演员!”老师从兜里掏出两元钱递过去,说:“我也没啥送给青枝的,这两块钱你可要带着,买些用的吧!”小青枝不接。

父亲说:“接着吧,可不能忘了学校对你的教育,不能忘了老师对你的期望。”小青枝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。她接过钱,向老师鞠了一躬。这两元钱,她一辈子不忘,在那家吃饭困难的年头儿,两元钱已是不小的数目了,更难得的是老师对自己的深情。

十四岁的青枝走上了社会,她常常怀念上学的时光,想念她的老师们。虽说小学没上完,但所学的文化知识在她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小学的文化基础,使她能读能记,要不然,她在学戏演戏的过程中不知要遇到多大困难。

几十年来,她一直和学校老师保持着往来。

三段戏,虽然简单,却影响了蔡青枝一生,揭开了她艺术人生的第一篇章——说唱团学员的生活。

二、说唱团里的岁月

在公社院儿里,父亲对说唱团的领导和演员们说:“拜托了,闺女交给你们,我放心了!”

那时,蔡照登已有五个孩子,是五朵金花(后来又有一弟一妹),小青枝是长女,要离开爹娘,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去了。

那天下午,说唱团要离开朱口了。两辆大架子车拉着全团的所有家当——一辆车上装乐器,一辆车上装行李。男的驾把,两边绑上两三条长短不一的麻绳,由男女演员拉着。不知谁说,车子前面装的东西沉了,叫小青枝坐后头吧。大伙儿赶快喊她:“小青枝,坐车子后头。快!快!”

全团来时十四个人,离开时十五人。驾把的驾把,拉车的拉车,上面坐着一个,后面还跟着几个。一行出了公社院儿,上了大路,向西南的马厂公社进发了。

到马厂后,在演出前,老师们又对小青枝做了简单的辅导,如要注意和乐队配合,注意过门儿和开口唱时间上的接合,还纠正了几个字的发音。当天开演,小青枝就对外以说唱团演员的身份登台。三段戏唱完,她赢得了几次掌声,这给了她很大的鼓舞。全团都为她高兴,说是抓个现成的演员。

几天后,小青枝才感到,当个说唱团演员可不是只唱几段戏那么简单。全团上下,不论男女,都是一专多能,没有一个是单打一的,各有各的绝活儿,各有各的副活儿。有的会唱豫剧,还会唱曲剧,还会唱南阳大调曲,还会唱太康道情。有的不仅能唱,还会几样乐器。不论你会唱什么或不会唱什么,但琴书要求必须人人会唱。唱琴书是每场演出压轴大活儿,全团人员各执乐器上场,没有滥竽充数者。除了主演左手简板,右手琴竹击扬琴外,还有二胡、坠胡、京胡、琵琶、三弦等协奏。

表演过程中,演奏扬琴的彭革新老师唱词多,其他演员也都各有角色,各有各的唱词。作为集体表演的保留节目,人人奏乐人人唱,不仅烘托舞台气氛,还能调动观众情绪。

蔡青枝决定先学唱琴书,至于乐器,她首选了琴书的标配——八角鼓。

当时全团主唱琴书的除了彭革新老师,还有彭老师的老师尤师傅。小青枝向这两位老师学琴书唱腔和击弹八角鼓。她很喜爱琴书的唱腔之优美、典雅,学起来也比豫剧容易些。不到三个月,蔡青枝就分到角色正式上场了。

接着是学河南坠子。说唱团里唱河南坠子的李仰玉,是全县唱坠子书的高手,一部《大红袍》他能唱十天半月。特别是他根据小说《烈火金刚》改编的反映抗战时期给游击队伤员买药的《肖飞进城》,表演炉火纯青,唱到哪里响到哪里。

蔡青枝向李仰玉学唱坠子,李老师的认真辅导使她进步很快。说唱团的架子车到项城,得到了热情的接待。在县剧院演出时,李仰玉决定让蔡青枝上台唱河南坠子。得到团领导批准后,蔡青枝的河南坠子在异地他乡初试啼声。

报幕员说:“下一个节目,河南坠子《歌唱刘英俊》,演唱者,蔡青枝。”

接着坠胡声悠扬,各种乐器协奏助威。只见蔡青枝从上台口儿盛装走出,台下满座,鸦雀无声。她步履款款,眉目含笑,舞台中央,丁步一站,轻鞠一躬,优雅挥臂,简板一响,唱道:

漫天红旗迎东风,



离开说唱团时的蔡青枝

毛泽东时代出英雄。
英雄赞歌表不尽,
咱唱了一名又一名。

唱到第四句,来个甩腔上扬再转音下行收住,只听得观众掌声骤然响起,如暴雨疾至。这一下,蔡青枝蒙了,暗道:“我的娘哎,您这是拍啥哩?你们是想叫我唱还是不想叫我唱啊?”原来,上场前,对第一次能不能唱好,青枝心里没底儿,观众是不是认可她,她更不知,这一阵掌声太意外了,是喝彩还是喝倒彩她弄不懂了。她想接着唱下去,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——忘词了。词虽忘,心未慌,她没事人一样,转身去了后台。

大家都围过来:“青枝,你咋下来了?观众是给你喝彩的啊!你第一次唱,就能出彩,难得啊!”“我忘词了,我得再看一遍。”青枝快速拿起本子看了几眼,淡淡地说:“看来,项城人听戏还是很有水平的啊。”

重新回到台上,观众对这个小妮儿都能理解,对她报以微笑。乐队重启,简板再响:

刘英俊他是个独生子,
参军到沈阳部队当了炮兵。
……

这一次她再没忘词,想想项城人对自己对说唱团的热情,她越唱越有劲儿,整段戏一气呵成——掌声再次响起来。

小青枝唱琴书、河南坠子,已能登台演出后,又开始学习琢磨南阳大调曲。

进团一年多,青枝虽然还是学员身份,但已是说唱团的重要一员了,她的名字和表演艺术开始为人传扬。

1966年春天,一篇《县委书记的好榜样——焦裕禄》长篇通讯,使积劳成疾的焦裕禄成为感动全国的人物,全国上下学兰考,学焦裕禄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

到了第二年春上,太康县说唱团里有人提出,要积极参与到“文革”中去。当时团里领导考虑,出去串联也可以,但串联路上不能忘了宣传毛泽东思想。那串联去什么地方呢?最后选择了去焦裕禄同志工作的地方——兰考县,一是串联,二是宣传,三是学习焦裕禄精神。同时,通过到兰考实地体验,便于创作出宣传焦裕禄、歌唱焦裕禄的作品。

说走就走,全团赶快行动,给破架子车换上新胎打满气,两辆架子车装得像小

山一样。至于钱粮盘缠,用不着准备——走到哪儿,吃到哪儿,住到哪儿,这是艺人生活本色。你驾把我拉绳,大家一路说笑,迎着朝阳,离开了太康,出城向北,踏上了串联征程。

蔡青枝年纪小,体重轻,常常是在路上给架子车“配重”。因架子车装了东西,就会越拉感觉后面越重,出发时,小青枝先是坐后头,半路上后重了,再挪前头。全团人员照顾着她,怕她吃不了行路之苦,更担心她累出病来。

说唱团一路上,真是处处无家处处家,走到哪儿演到哪儿。团里有久跑江湖的人负责外交联络打前站,安排吃住和演出,每天走多远都有计划。每到一村,再累再饿,也要先调弦开唱,再说吃饭的事。和在太康里各公社演出一样,到哪里都是在社员家里吃晚饭,吃了饭还要再唱一会儿,唱了吃了感谢了,才收拾家伙儿,拉车上路。这样用了一星期,一路到了兰考。

全团拜谒了焦裕禄墓,蔡青枝怀着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,在墓前留了影,又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。

在焦裕禄墓前和焦裕禄事迹展馆里,蔡青枝脑子里萌生了一个想法——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要像焦裕禄那样,听党的话,听毛主席的话。她暗下决心,一定要服从领导,好好学习,努力工作,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,争取早日实现理想。

说唱团属县文化馆管理,太康县说唱团的到来,受到兰考县文化馆的欢迎和接待,他们被安排在县大礼堂演出。这次演出是商演,不论每场卖多少,说唱团净落三百元。蔡青枝在兰考第一次表演了南阳大调曲。

至此,在说唱团里,蔡青枝不仅能唱豫剧、道情、琴书、坠子,还能唱山东快板、三弦书等,已是名副其实的表演多面手。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,唱得再累,不沙不哑不疲,再加上对艺术的热爱、追求和勤奋努力,她的表演艺术水平不断提高,表演的路子也愈来愈宽。

到了1969年5月,县里下文件,文艺团体要精简合并,太康县说唱团、豫剧团、道情剧团三合一,组建成太康县文工团。

说唱团一共十八个人,人文工团只有四个指标,蔡青枝是其中之一。那三个人虽说也能唱,但都是以乐器为主,一个抓古筝,一个搓琵琶,还有一个拉二胡。实际上,四人能加入人文工团,除了技艺好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年轻,他们四个在说唱团里是最年轻的。说唱团其他人员都被遣散,有的到工厂去看大门了。

对于说唱团来说,说合并不如说被打散。为此,蔡青枝心里真是难以割舍,她很留恋几年来的学习和生活。说唱团对她来说是艺术成长的摇篮,是没大门的学校,每一位长辈和兄长都曾教她学艺。在说唱团里她不仅学了艺,更学了做人。全团齐心协力,互相照顾,互相谦让,一人有了困难大家都伸手帮忙。青枝在团里又是受益最多的,她是全团唯一一个坐车赶路的学员。在团里她的衣服、鞋子不够穿,大姐姐妹们都热心相助。有一个大姐看她没练功鞋,还把自己的练功鞋送给她。

好好的一班人,一夜之间各奔西东,拉车演唱的时光已是昨夜星辰,蔡青枝有说不出的怅惘。临行,蔡青枝站在说唱团的门前,依依不舍,真的是无可奈何人散去,别有愁绪在心头。

光阴荏苒,蔡青枝随说唱团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了四年,小姑娘成大姑娘了。

(未完待续)